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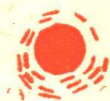


雨后

徐

刚





雨 后

散文集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雨 后

(散文集)

徐 刚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6开本 $2\frac{1}{9}$ 印张 59千字

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1,000册

统一书号 10105·235 定价 0.22元

我把长江的涛声当
作诗篇，我把明亮的雨
滴当作珍珠，献给亲爱
的祖国……

——题 记

写在展望新春时

—前 言

集子编讫，已是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了——岁末将至，北京是一派严峻而庄重的隆冬景象。

记得一个月前和几个朋友去西山看红叶时，沿途还是青枝招展的垂柳，如今已不见了绿色。窗外，临街的梧桐树不时有几片叶子落下，风一刮，便在地上“窸窣窣窣”地走。傍晚时分，灰蒙蒙的天空还略带些桔红色，这是在预告：大雪就要来了！明天或者是后天，当纷纷扬扬的雪片铺满了长城内外时，这“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”的壮丽景致又将是何等动人心弦呵！不久冰封雪盖的大地在经历了一场“冻死苍蝇未足奇”的斗争后，雪片渐渐地化了，变成了山山洞洞中第一股清泉，发出了“丁丁咚咚”的第一声春歌……于是，一九七九年的日历在千家万户同时掀开了；于是美丽而芬芳的春天来到了！一九七九年的春天，是抓纲治国第三年的春天；一九七九年的春天，是兴起大建设新高潮的春天；一九七九年的春天呵，将是中国革命史上无比灿烂辉煌的春天！春天里生机勃勃的青枝绿叶，春天里千姿百态的各色花卉，都将装点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

祖国成立三十周年的庆功台上，都将簇拥在毛主席亲手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下……

祖国呵母亲！我们将以怎样的诗篇和颂歌献给你？

我从头翻阅着集子中的每一篇文章，我真正的羞惭地感到：作为献给祖国三十周年的礼物，它实在是太菲薄了！集子中有的作品是我开始学写散文时写下的——如《涛声》。自然，写得浅薄。记得，那是在我大学毕业刚刚回到家乡工作的时候，对故土的热爱，以及故乡人民辛勤的劳动和创造激励着我，长江和东海的涛声也日日夜夜地呼唤着我，就这样在海岛上一个散发着泥土清香的春夜里，开始了《涛声》这篇散文的写作。文中的人物是我身边熟悉的人，文中的事也是确实存在的。按例，这样可以写得更顺当些了。其实不然，开始几稿在写到围垦芦沙荡的故事时，都写成了通讯报道的样子。后来，在一些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下，从反复修改的实践中渐渐地懂得了这样的道理：对于生活中存在的人和事，在写作一篇散文时都不能够照抄不误有头有尾的写下来——它必须有一个典型概括的过程，并且要将对生活的描述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抒情和议论揉合起来，使之情景交融，疏疏密密，浓淡相宜；以情动人，以理服人。懂得了的，并不是都能做得到的。做到这一些是多么的不容易！可以

说集子里没有一篇作品是达到了这些要求的——我只是不断地努力去做，作一些尝试而已。集子中的另外一些作品，如《特快列车》和《雨后》是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作为背景写的。前者从文化大革命初期，我亲身经历了的一件事情写起，采用了截取互相关连着的片断，再正面去描述的手法；后者，则更多的是抒情和发挥。历史在曲折中并没有停止前进！十多年来，有多少反对“四人帮”的青年英雄呵！我试着去记下这一些——那怕是几滴水珠——只要它能反映出时代的一角就好。

如果说，昨天是惊心动魄的话；那末，明天呢？毫无疑问，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，明天将更加辉煌灿烂！因而，摆在眼前的有多少新的课题：怎样去歌颂沸腾的生活？怎样去赞美千千万万大干的劳动英雄？怎样去记述正在迅速变化中的社会主义祖国？时代的崭新画卷已经铺开了，历史的长河大呼着汹涌澎湃了！我决心与我们的人民一道前进，并且努力写出更多的颂歌献给人民——那些叱咤风云的四个现代化的创造者们！

这一些，就是我编完旧作，展望新春之际的感想，把它记下，算是和亲爱的读者谈心，也算是短短的前言。

徐 刚

1978年12月于北京

目 次

写在展望新春时

——前言 (1)

涛声 (1)

瀛洲有酒满江香 (12)

江南油菜花似金 (22)

十月随想 (27)

北海杨柳青 (33)

西山红叶好 (39)

清明时节雨纷纷

——南京雨花台纪行 (46)

“老虎尾巴”漫笔

——北京鲁迅故居散记 (60)

特快列车 (72)

雨后

——祖国颂 (94)

涛 声

到过海边的人，都听说过气势磅礴、激动人心的涛声。在那汹涌、澎湃、永不休止地奔腾着的大海上，海燕凌空高飞，涛声呼啸不停——“哗、哗、哗啦！”……

我从小在海岛上长大。吹惯了海风，看惯了大海，听惯了涛声。脑子里装满了海的回忆，也经常想起儿时的伙伴。在所有的小伙伴中，我和海生算是最要好的了。我们住在隔壁，是同龄人，而且是同样的顽皮。父辈几十年在一块儿给地主朱老三“做忙头”，我们俩也几乎天天在一起玩。童年时，家乡还没有解放，我和海生常常光着屁股，到海边捡雪白的芦根和丝藕吃，捡五光十色的贝壳玩，或者站在海边张望，看山峰一样的波涛，看离海岸三里多地的芦沙荡——潮来时它全部淹没在海水中，只有退潮的时候才露出一块沙洲，上面长满芦苇，芦沙荡便是因此而得名的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海生正在海边玩，东宅上的才新阿公划着小舢板过来了。他走下船，便把一把芦根和一只海螺塞到我们手中。我和海生高高兴兴地又吃芦根，又吹海螺，还

问：“阿公，这是从哪儿捡来的？”阿公说：“芦沙荡。”“芦沙荡？下回我们跟你一块儿去！”我和海生说。“不！”才新阿公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阴影，“芦沙荡不是好玩的。海里有急浪，芦荡里有坞泥港，穷人可是拚着命去的呵！我哥哥年轻时因为朱老三逼债，想到芦沙荡割些芦苇换钱，结果活活陷死在坞泥港。……”才新阿公说着，眼里涌出了两行泪珠。这时一阵涛声涌来，象是穷人的声声叹息……

回家的路上，我和海生正好碰到了地主朱老三的小儿子。那小王八蛋歪戴着帽子，挡住去路，要我们留下海螺和芦根。我和海生气愤地问他：“你凭什么要强占这些东西？这是才新阿公从芦沙荡上捡来的！”那小子鼻子里哼了两声：“芦沙荡捡来的？芦沙荡都是我们家的！快给！”海生针尖对麦芒地说：“芦沙荡是海里涨的，怎么是你们家的？”说罢把海螺紧紧握住，两只眼睛瞪得滚圆、滚圆。我在一旁干脆吃开了芦根，嚼过以后再把芦根渣一把接一把地扔在那小子脚跟前，说：“要芦根没有，要芦根渣有的是！”这时候海生叉开两腿，一手撑腰，吹起了海螺：“嘟——嘟嘟——”海螺伴着涛声，越吹越响，我们两人步步进逼，那小子吓得掉头就跑。回到家，我和海生不知商量了多少回，约定长大了游水也要到芦沙荡上去。我们还想，要是在芦沙

荡的四周围起一条又高又宽的堤岸，填平坞泥港，割去芦苇，种上庄稼，盖上房子，那该有多好啊！

……

可是，大海留给我的不光是那些壮丽多姿的神态和儿时烂熯的回想。大海，也同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可怕的记忆。解放前，国民党为非作歹，不顾百姓死活。作为海岛屏障的江堤溃烂不堪，常常决口。因此，这涛声犹如一根根无形的鞭子，抽打着穷苦农民的心。记得是解放前夕的一个夏天，按照农家习惯，晚饭后便把一张四方台子移到宅院前面。一家人有的坐在凳子上，有的坐在台子上乘凉。我和海生照例抢着爬上台子，仰天躺下，数着天上的星星，数不到几十颗就眼花缭乱了，星星毕竟数不完，就竖起耳朵听海里的涛声。那时候我们家离海可近了，出门三里路不到就是大海，涛声不绝于耳。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听来格外清晰：

“哗啦！哗啦！……”我问母亲：“大海是在唱歌吗？”母亲告诉我：“这不是大海在唱歌，这是大海在哭泣！声音越大，潮汛越大，这堤岸又不知道保不保得住了！”那一年，果真大堤决口，海水卷来，几十个村子遭了淹。混沌的海水淹没了沟、河、院子，一直冲进门槛，淹到了家里。母亲一边让我坐在台子上躲水，一边在屋里到处“捉漏”。当时我十分清晰地记起了躺在台子上乘凉那个夏天的夜

晚的情景，还想到芦沙荡也一定被滚滚的洪水淹没了，也许连芦苇的叶梢也看不见了。这又使我想起了东宅上才新阿公说过的一句话：“芦沙荡是个好地方呵，可是你看这世道，连大堤里边的地都保不住，想围芦沙荡，那是做春梦……”

不久，家乡解放了。海岛一天换一个面貌，变得真快呵！上海工人阶级还组成围垦大军来到崇明，围垦了一片又一片荒地，家乡的贫下中农真是打从心眼里高兴！我和海生也就更加想念芦沙荡：什么时候才能把芦沙荡围垦起来呢？三年前，家乡的贫下中农推荐我到北京去上大学，才新阿公、海生和一群儿时的伙伴都来祝贺我。那是一个海岛初夏的夜晚，夜空象一块无边的大青石板，蓝莹莹、亮澄澄的。星星象是嵌在青石板上的无数颗珍珠，闪闪发光。天刚落黑，“知了”就渐渐地不叫了，只有“织布娘娘”在草丛里“叽、叽、叽”地轻声叫着。我们干脆走到大堤上乘凉，月下还能隐隐约约看到芦沙荡上摇曳的芦苇。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围垦芦沙荡的事情上。那时，县委正在发动群众讨论围垦芦沙荡的规划。才新阿公说：“围，一定要围！这条路走对了！”我和海生也很激动。我们知道县委领导干部早已来到芦沙荡，踏着污泥，作了实地调查，画出了第一张围垦芦沙荡的蓝图。海生拉了拉我的手，充满信心地说：“我决定第一个报名去围

垦，三年后你回来看吧，芦沙荡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！”我到了北京，在大学里，还常常想起家乡，想起芦沙荡。每一次走到天安门广场，就会想起广阔无垠的海洋；听着金水河里的流水声，就自然而然想起了大海的涛声。毕业前，海生来信告诉我，围垦后他就留在芦沙荡了，决心在那里创业，在那里扎根。才新阿公也调到芦沙荡的糖厂去了。芦沙荡已经变样，变得根本认不出了！这一切，是多么强烈地吸引着我……

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，我回到了家乡。时值初冬，秋收刚过，海岛平崭崭的土地上，到处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。一到家，乡亲们都来了，挤满了一屋。我们一边抽着从北京带回的“香山”牌香烟，一边聊天。从谈话中得知，芦沙荡现在叫新建副业场，那里良田万亩，果园飘香，有鸡场、鸭场、鱼塘和各色树木。据到过杭州的人说，芦沙荡跟西湖比实在差不了多少！暮色降临的时候，乡亲们才陆续走开。家乡的夜晚倒是很宁静，原先听惯了的涛声已经听不见了。躺在床上我想：一切都在变化中，连大海也在变呵！小时候，总是喧嚣的涛声把我送进梦乡，而现在听不见涛声倒使我久久不能入睡。母亲告诉我：“围海造田后，海水后退了十多里路，大海离我们家也远了，涛声当然就不容易听见。现在得骑上自行车，到新建副业场靠海的那一头才能

听到。”

两天后，我终于有机会去副业场了。踏着自行车，一路走一路想：芦沙荡究竟变成什么样了？是啊，对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崇明人来说，今天的芦沙荡竟然也是个谜了！不到一个小时，便到了芦沙荡。哪里有往日的荒凉？连一点影子也看不见！过去，这里是芦荡、野鸭、水草的天下。如今展现在眼前的却是整齐的田块，和刚出土的碧青的小麦。附近的渔塘里，碧水微澜，烟波浩淼；远处的鸡场上，鸡啼不绝，声声悦耳。从堤下伸展开去，连结县城的是一条柏油马路，马路北侧有一幢精致的二层楼房，是芦沙荡上的第一家百货商店。这幢半圆形的楼房，用的是一色的白墙、红瓦、绿窗，煞是漂亮，象在哪儿见过似的，我想了一会儿，大概是在北京或是上海。从大堤跨上柏油马路，一直到了副业场最前沿的前哨大队。海生就是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。见了面，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变了！芦沙荡变得认不出了！”从昨天的战斗中过来的人，最容易想起创业的艰辛。海生告诉我，那年冬天，三万多名男女社员来到芦沙荡。野鸭成群结队地飞走了，芦苇砍倒了！从此后，芦沙荡上有了第一间草棚，第一缕炊烟，第一声年轻人的欢笑！说到这里，海生特别感慨：“这是靠实干得来的呵！”接着海生又讲起了才新阿公。就在他们青年突击队出发的那个早上，

才新阿公扛着被盖卷也赶来了！小伙子们激动地握着才新阿公的手说：“阿公，你上岁数了，还是留在队里吧！”阿公摸了摸花白的胡子，摇摇头说：

“旧社会里没有咱们的活路，我哥哥再年轻力壮，也把一把骨头丢到了芦沙荡上。今天党和毛主席领导咱们围垦芦沙荡，我岁数再大也有使不完的劲！”芦沙荡在变，才新阿公也在变。芦沙荡越变越年轻，才新阿公越变越精神，成了芦沙荡上出名的治水土专家。那一次，当大坝从两边“合龙”时，潮汐起落既快又猛，浪涛拍击堤岸，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呼啸声。白天刚进的土，晚上全部冲光。才新阿公蹲在海边，望着土方被洪水一口一口吞没，心里象刀绞一般的痛。大伙儿在工地上一边开“诸葛亮会”，一边反复实践，终于和群众一起研究出了“边抛石头，边倒泥土，保护性前进”的措施，战胜了急流。合“龙门”那一天，水流象天河飞泻，浪涛似山峰倾倒，几十个民工跳下水，用人墙挡住了激流，筑成了大坝。以后，领导为了照顾才新阿公的身体，就把他调到了糖厂。说完，海生黝黑的脸上掠过一缕严峻的神色，两只眼睛“忽闪、忽闪”，象突然想起什么似地打开窗户，指着滚滚的波涛说：“海水后退了，革命前进了！芦沙荡的西南角还在涨，那边还有一个小沙，不久，我们又要去围垦了！”

“永远在最前哨，是吗？”我接着说。“对！”海

生点点头，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下午，我们到糖厂去。糖厂就在大堤附近，我们去时才新阿公穿着一身崭新的工作服，已经等候在大堤上了。才新阿公拍着我的肩头，左看右看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嘿！在毛主席身边，长高了！”这时候，堤外浪涛奔涌，涛声如雷。海生告诉我，脚下便是当年合“龙门”的地方。我问才新阿公：

“你这个治水土专家可是立了大功啦！”

才新阿公边笑边嗔怪：“又是海生多嘴！”然后转向我：“你可知道合‘龙门’那一天，几十个人跳下了水？”

“听说了，真英勇呵！”

“可不！当时水深流急，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！”

“谁带的头？”我问。

“就是他，海生。那几天他还在闹病，在水里差一点昏倒，可没叫过一声苦！”

我紧紧地、紧紧地拉住海生的手。眼前，儿时伙伴的形象，越来越显得高大……才新阿公深沉地接着说：“年轻人就是要在大风大浪里把筋骨练硬，好挑重担呵！”说完，把脸转向大海，指着那汹涌的浪涛说：“大海里总是后浪推着前浪，一浪超过一浪。你们肩上挑的可是千斤担呵！”

从大堤上下来，我们走进了糖厂。车间里一张写在小黑板上的生产进度表把我吸引住了！小黑板

的上方写着“崇明制糖厂”几个端端正正的粉笔字。在这行字后边还有个括弧，括弧里写着“上糖一厂”四个字。才新阿公告诉我们，这是工人同志自己加上去的，因为这里是全上海第一家制造食糖的糖厂！听着，看着，觉得有一股热血直往上涌。这是哪一个青年人出的主意呢？呵，何必去问！也许是经过这群艰苦创业的战士集体讨论的。每一个到这里参观、学习的人都能从中体会到一种无比自豪的感觉。那是一个普通的括弧，可是它却包含了糖厂工人海一样的胸襟，火一般的感情！接着，才新阿公用刚刚生产出来的白糖，给我们一人泡了一杯浓浓的糖开水，拿到手便是一股扑鼻的香味。我舍不得一下子喝完，一小口、一小口地品着味，一边喝、一边和才新阿公谈着过去。才新阿公说，家乡的贫下中农在旧社会是终年不见糖的。有多少老一辈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尝过糖的味道！那时候别说糖，就连盐也买不起呵，只好把海边上的咸土刨下来，放在锅里熬一点土盐，撒几粒在糠菜麸皮煮成的粥上，当菜吃……可是，现在我们有自己的糖厂了！讲完，才新阿公激动地站了起来：“林彪要复辟，那就是让我们重新吃芦根、熬土盐！我们跟毛主席走，走定了！”听着才新阿公的话，再尝尝糖的味道，觉得又甜了三分。家乡的糖甜，一直甜到了我的心坎上……